

國家淺說

小學分年補充讀本

六年級社會科

國家淺說

孫寒冰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者 徐應祜 沈佩殷 周建人 呂英 趙景源 沈佩殷 周建人 呂英 趙景源
 小學六年級社會科
 (36333·1)

國 家 淺 說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國幣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孫 寒 冰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喻飛生)

二七四二上

國家淺說

目次

開場白.....一

第一章 國家怎樣發生的.....三

第一節 國家發生以前的人類社會是怎樣的.....三

(狩獵民——農業民——遊牧民——海漁民).....三

第二節 國家怎樣成立的.....一〇

(「由於霸道人爲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一〇

第二章 國家是什麼.....一五

第一節 國家不是社會.....一五

第二節 國家不是民族.....二〇

第三節 國家是一種社會團體……………二四

第二章 國家是幹什麼的……………三一

第一節 秩序……………三一

第二節 保護……………三六

第三節 發展……………四〇

第四章 國家的種類……………四二

第一節 從各人對於國家的見解方面看……………四二

(民主主義國家——法西斯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四二

第二節 從政府組織方面看……………五五

(立法和行政對立制——立法和行政合作制——立法專權制——行政專權制)……………五五

第三節 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方面看……………六〇

(聯邦國家——單一國家)……………六〇

第四節 從憲法的性質方面看……………六四

(剛性憲法國家——柔性憲法國家)……………六四

本書的撮要……………六九

問題……………七一

國家淺說

開場白

小朋友！你們學校裏，有沒有『社會常識』這一門功課？我們都是社會中的一份子；社會裏的種種事情，我們非得知道一些不可。學校裏講社會常識，便是爲了這個緣故。社會常識所包含的東西很多，我們不能夠樣樣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其中有幾樣和我們很有關係的東西，我們却必須要知道。『國家』便是其中的一種。

李先生在市立小學裏所教的，正是社會常識這一門功課。他在課外常常把那些和社會常識有關係的事情，講給他的學生聽。學生有時候聽了不

懂，也提出問題來問李先生。這一本書，便是李先生和他學生討論的記錄。因為他們所講的都是關於『國家』的事，所以我記下來的這本書，也就叫做國家淺說。

第一章 國家怎樣發生的

第一節 國家發生以前的人類社會是怎樣的

(狩獵民——農業民——遊牧民——海漁民)

李先生對學生說：『你們爲什麼要吃飯？』

大家不約而同地答道：『不吃飯怎麼能活呢？吃飽了飯才能過活呀。』

李先生說：『不錯。人要生活，便要吃飯。但是飯却不是容易得來的。你們所吃的飯，都是你們父兄辛苦勤勞，用力氣換得來的。你們的父兄，有的做工，有的種田，有的做生意，有的做別種事業。總而言之，必定要用腦思想，用手做工，才能賺得錢來；賺了錢，才能養活你們。所以你們不要看輕了這一碗飯，以爲肚子餓了，母親便會端來給你們吃。飯的來頭真是大呢！』

「現在我且從吃飯講起，說一些常識給你們聽。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人吃的飯，不一定就是米，或者麥；那時人賺飯吃的方法，也不是先去做一種工作，賺了錢，然後再拿錢去換飯吃。那時賺飯吃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自己用手去找可吃的東西。可吃的東西很多：有穀物，有禽獸，有果實，有魚介。不過東西雖然很多，吃的往往只有一樣：有的單吃穀物，有的單吃禽獸的肉，有的單吃魚類。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用魚、肉、或菜蔬伴飯吃。」

「在上古的時候，人類謀生的方法，是隨各人所住的地方而不同的。生長在深山叢林中的人民，便獵取野獸和飛禽，或採取天然的果品，當做飯吃；這種人叫做狩獵民。生長在肥沃平原的人民，便安居在一個地方，耕田種穀，靠定期的收穫來維持生活，這種人叫做農業民。生長在土地比較不肥沃，或沙漠地方的人民，便養牛、養馬、養羊、養駱駝，過着畜牧生活，宰了牲畜當飯吃；這種人叫做遊牧民。生長在近海地方的人民，便靠捕魚為生，把捉來的魚介

當飯吃，這種人叫做海漁民。

「狩獵是人類最初謀生的方法，狩獵民是最初的人羣。他們常常一同出去打獵，獵來的東西，大家分吃，並不分開這是你的東西，那是我的東西。他們也不知道積蓄，今天獵得東西，便吃飽了事，明天肚子餓了，再去一同打獵，事實上獵來的東西，往往是死的，不容易久藏。他們之中，有時有一個首領，有時連首領也沒有。即使有首領，那個首領也不過是年紀老打獵方法知道得多的人，大家不一定完全服從他。」

「農業民比狩獵民已經稍為進步。但那時候農業民大都用手、或石片、或樹枝、來掘土，不知道用犁耕田，所以所耕的土地，都是很淺。這種人有一個特點，便是很安分守己。因為種的穀物，一時不能收穫，要過許多時候，才能長成，所以在未曾收穫以前，就不能離開他們所住的地方。他們所收穫的穀物，常被雨打、日晒、蟻蛀、腐壞得極快，不能夠儲藏得很久，所以大家不常有多餘

的東西。因此在農民之中，很少有爭奪的事情，因為要搶根本搶不到什麼東西。至於土地，那時候人少地多，你在這裏種了，我可以到另外一塊地上去種；土地多了一個人也種不完，佔了也沒有什麼用處。

「遊牧民却不然。他們平日以獸肉乳汁當食料，營養極其充足，每一個人的體力非常強健。我們知道畜牧一定要靠水近草；牲畜要有水喝，有草吃，才會長大起來。但在土地不肥沃的曠野地方，水草不是隨處都有。這一塊地方的水草沒有了，就要搬到另外一塊有水草的地方去。所以遊牧民常常搬家，過着經常的流蕩生活；有時在一個地方只停留幾天，就向別處移動。搬家的時候，又恐怕受野獸或別人的攻擊，所以總是結成大隊人馬，好像軍隊的行軍。爲了這個緣故，他們的團體也像他們的個人一樣強健。他們騎的是高頭大馬，住的是天幕篷帳，行動非常敏捷。遊牧民因爲用牛乳或羊乳來餵小孩，所以非但可以縮短母親自己哺乳的時間，多養子女，並且可以使長大的

人個個都體力强悍。他們既有很多的人口，強壯的身體，堅固的團體，和敏捷的行動，因此很富冒險性；在秋高馬肥，羊毛已剪的時候，就結隊遠征，搶劫農業民或狩獵民。狩獵民每個人的身體，雖然也很強壯，但是打仗的時候，只會一個人和一個人打，不會聯合起來一隊人和一隊人打。他們的糧食，又是一些獵得的死禽死獸，不能持久。至於農業民，他們吃的東西只是一些穀物，每個人的身體已經很弱；打起仗來，又不免要荒廢農田。因此遊牧民如果來打狩獵民或農業民，遊牧民常是得到最後勝利的。

『海漁民的性質，跟遊牧民一樣，他們也是好合羣、喜冒險。因爲在海裏捕魚，一個人單獨去是做不到的，非得幾個人合成一羣，結隊同去不可。不過他們所使用的東西，不像遊牧民的用馬或駱駝，而是用船罷了。他們航海捕魚的時候，海中風浪很大，天時又變化不定，同航的人必須同心協力，否則你要向東，我要向西，非但捉不到魚，恐怕連家都回不來。不但如此，那時所用的

船，都是木做的，不十分堅固，假如單獨一隻船出去捕魚，一旦發生危險，同船的生命都要不保。所以他們航海捕魚，總是結成一隊船同去；這樣，一隻船遇到危險，別隻船就可以來打救。因此種種，海漁民的團結，也像遊牧民一樣堅固。他們之間的紀律，也像遊牧民一樣嚴密。我們知道遊牧民喜歡打仗，喜歡搶劫，所以海漁民也同樣喜歡打仗，喜歡搶劫。遊牧民可說是陸上的強盜，海漁民可說是海上的強盜。」

李先生講了這許多話，學生聽得雖然很有味，但是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用意。於是有個學生問道：「先生，你把狩獵民、農民、遊牧民、和海漁民，說了大半天，那和你要告訴我們的國家，又有什麼關係？」

李先生說道：「我講這些話，正是在解釋國家產生以前的人類社會狀態。你們在每星期一早晨上紀念週的時候，不是常常聽到先生講三民主義嗎？你們可還記得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所說的「國家是武力

造成的。『這一句話這句話反轉來的意思就是說，沒有武力便沒有國家。最初的國家是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而成立的。剛才我說過，狩獵民和農業民都不能，並且不歡喜打仗，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武力，當然沒有征服別的民族的能力。游牧民則非但有冒險性，富於戰鬥力，並且因為人口的增殖，不得不去征服其他民族，擴張他們的領域，以求生存。所以古代國家的成立，游牧民和海濱民實佔主要的地位。不過在最初的時候，游牧民雖常常征服其他的民族，但還不能說已經成立國家；因為國家的特徵，不但要有能征服別人的武力，並且還要有一塊永久不移的土地。最初的游牧民雖有克服別一民族的武力，却不曾立刻在被克服的地方居住下來，所以他們還是沒有成立真正的國家。』

李先生說到這裏，有一個學生問道：『先生，你說最初的國家是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而成立的。但征服和國家的成立有什麼關係呢？從征服

到國家的成立，當中經過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

李先生說：「這正是我要給你們解釋的問題。」

第二節 國家怎樣成立的

（「由於霸道人爲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

李先生接着說道：「國家不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怪物。孫中山先生說得好：「由於霸道、人爲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可見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並不是隨便那一種人，都有創造國家的能力。前面已經說過，狩獵民和農業民，不能創造國家，惟有遊牧民和海魚民，纔有這種能力。不過他們也不是僅僅靠了武力的征服；必定要經過好幾個階段，到最後，才有真正的國家形式出現。

『造成國家最初的原因，是武力。武力就是打仗的力量。遊牧民因爲有種種優點，所以和狩獵民或農業民打起仗來，總是得到最後的勝利。起初，他

們打勝以後，便屠殺敵人，焚燒房屋，搶劫東西，把佔據的土地，當做牧畜的場所。他們不把敵人活捉過來，作為奴隸，必定要一個個都殺光，却也有個道理。原來那時候食物很少，自己所養的牲畜，為數有限，只能供給自己受用，却沒有多餘的，可以拿來養活俘虜，倒不如全都殺乾淨了。游牧民好像一隻野熊，爲了要吃蜂巢裏的蜜，不惜把蜂巢咬破，把蜜蜂殺死或趕跑。當然吃飽了蜜，掉頭他去的時候，那掛着蜂巢的樹，只剩下了一根空枝。

『到後來，游牧民覺得斫倒了果樹，便不能夠結實；佔據了農田做牧場，便不能夠再去生穀物；殺死了農民，便不能夠耕田。這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倒不如把他們當做附屬品或奴隸，利用他們來做工，比較於他們有益。因此游牧民於戰勝敵民之後，不再把他們殺死。他們把一部份的俘虜，當做傭人，給他們看牲畜；教另一部份的俘虜，任種田植樹的工作。只要俘虜肯服從命令，便不加害他們了。這時候的游牧民，却不像一隻野蠻的熊，而像一個精